

李惠堂与中国足球的“黄金时代”(上)◆ 湛如

差一点加盟欧洲顶级联赛

1936年8月22日,在一场90分钟的友谊赛后,法甲联赛传统强队红星队的主教练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他准备把对方球队的一名前锋买下来。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前锋虽然没有进球,却让红星队的球员大吃苦头。

这名球员并不是体格强壮的欧洲球员,也并非来自传统足球强国,甚至他连一名职业球员都算不上。他叫李惠堂,是一名中国人。

这次他是以队长身份,率队从中国千里迢迢来到德国柏林参加奥运会。没想到首场就以0比2输给英格兰队,止步首轮。完成奥运使命后,李惠堂和队友们开始在欧洲巡回比赛,同时挣一点路费回家。

跟红星队的比赛是此行第五场友谊赛。上半场,红星队就以一比零领先。下半场风云突变,在李惠堂的带领下,国足由杨水益、冯景祥两名前锋连入两球,以二比一反超。

李惠堂在比赛中策动多次反击攻势,给对方造成了很大威胁。可惜终场前10分钟国足晚节不保,被红星队再进一球扳成二比二平完场,错过了又一次战胜欧洲职业队的机会。

比赛结束后,主教练在更衣室找到李惠堂,希望他加盟红星队。虽然红星队在联赛中排名落后,但也算是支法甲老牌强队。球队历史悠久,由法国足坛名宿儒勒·雷米创办于1897年,是法甲的创始球队之一,曾5夺法国杯冠军。

俱乐部的眼光精准。在这支杂牌军一样的国足中,李惠堂是当仁不让的核心人物。在跟红星队比赛前,国足曾与1935-1936赛季奥地利甲级联赛季军快速队比赛。面对这支货真价实的欧洲职业强队,国足虽以二比四告负,但李惠堂打进精彩的一球,相当不易。

8月20日傍晚,他们迎战1935-1936赛季德甲联赛第七名塞维特,最终国足竟出

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,中国足球水平曾在亚洲睥睨他国,而李惠堂可说居功至伟。他不但是当时中国足球风气的带领者,也是开启中国甚至亚洲足球运动的主要功臣之一,代表了中国足球的黄金时代。



■ 1928年,“亚洲球王”李惠堂和他获得的奖品

人意料地以3比2取胜,李惠堂还上演帽子戏法,是获胜最大功臣。这让瑞士媒体震惊不已。

实际上,看上李惠堂的不仅仅是红星队教练。在奥运会上跟英国队比赛时,到场观战的阿森纳领队阿里逊询问李惠堂的年龄,随后惋惜地说:“要是你再年轻10岁就好了,我一定把你留在阿森纳队,无论如何也不让你回中国。”

再看红星队为这名国足MVP开出的条件吧:月薪2500法郎,签约费25000法郎。但出人意料的是,加盟欧洲顶级联赛的诱惑和优裕的待遇,没能打动李惠堂。

他婉言谢绝球队好意,说自己年龄太大了,马上就要退役。那一年,他已经31岁。对一名前锋来说,球员的黄金年龄确实已经过了。但当时外界盛传的另一说法是,李惠

堂是想继续参加下一届东京奥运会(后因为二战,1940年奥运会最终取消),所以不愿转成职业球员(最初奥运会足球赛只限非职业球员参加)。

这桩让中国球迷至今扼腕的转会买卖,最终没能达成协议。这可能是中国球员在民国时期最接近加盟欧洲顶级联赛的机会。如果李惠堂当时答应,中国足球的留洋史将推前几十年。

不折不扣的超级前锋

李惠堂在欧洲一战成名。实际上,在当时的亚洲足球界,他早已声名斐然。在不少中国球迷心目中,他是如神一般的存在。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,他被球迷奉为“球王”级的人物,“看戏要看梅兰芳,睇波要睇李惠堂”就是从那时流传开来的。

8.挂牌卖屋

贺芳的买卖房子计划,劳大弓儿子的对话,全部发生在2013年3月份。在这个月内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了大的变化。

贺芳在某天晚上十时闯进劳大弓的家,急切地说:“我刚听到消息,新政策出来了,房子卖掉要征收百分之二十的税,这个政策在4月1日起实行。现在很多人都忙着过户,逃避这百分之二十的税。交易大厅,人山人海,挤也挤不进去。你还木头头脑。明天就去挂牌卖掉老公房,可以少损失几十万呢。”

贺芳是在逼宫,一脸铁气。劳大弓还没回过神来,发愣地看着贺芳。贺芳急了,说:“火烧眉毛了,你还磨磨唧唧干什么?明天下午我同你一起去挂牌出货,说不定卖不掉呢。调控来真格了,大家都要抛房子了。”

劳大弓着慌了,没有主意了。儿子劳一出差去了,手机又打不通,可能手机是要充电了。第二天就去荷花池,希望能找到熟人摆划一下。

夕阳红摊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熟人是流动的,不会固定出现,唯一不动的是这个摊头。劳大弓曾对席天红有嫌恶,经过半年时间洗刷,嫌恶被淡忘了。另外贺芳毕竟是在荷花池认识的,夕阳红也是不出面的牵线人,劳大弓对这前嫌也消释了。劳大弓碰不到熟人,就同席天红聊起这件事了。

席天红一听急了,迫不及待说:“赶快挂牌卖屋。新政策出来,说不定离婚潮也会一起来。你交运了,寻到一个女人,还捡到50万元钱。别人离婚,你是结婚。新政策还没实施,大家都抢着抛房过户,抢到的就是钱,百分之二十的税是莫佬佬的钞票啊。过了4月1日,这笔钱要收回了,还要你贴上同样数目的钱,一进一出是几十万啊。劳大弓啊,你一辈子能挣几个几十万啊!明天下午赶快同你女朋友一起去挂牌卖屋。”

在席天红看来,新政策是给劳大弓送娘子又送票子,是上帝派发给他一个大红包,劳大弓却都没有体会到,愣着不言不语。

席天红又说:“在现在情况下,小伙子没有一间房子是娶不到娘子的,老头子没有一间

李惠堂出生于香港铜锣湾大坑村,自幼喜欢足球。1921年夏天,他代表大坑村童子会参加了由南华主办的足球赛并被选拔出来。在1922-1923赛季,李惠堂已几次代表一线队在香港甲组联赛中登场亮相,其得分能力和球艺得到香港球界的公认,被视为潜力股入选这届远东运动会的国足阵容。

这届运动会仍以国足夺冠告终。李惠堂场场首发,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成为首发左内锋。直到他退役为止,国足主力位置从未旁落过。

李惠堂的世界成名作是在同年7月随国足首度远征澳大利亚时完成的。1922年10月,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橄榄球联赛组织者,误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当作橄榄球赛,特地派了新西兰著名的体育评论员亨利·米勒和橄榄球教练库比特来中国,计划邀请一支大学橄榄球队访问澳大利亚。

当一行人抵达香港时,才发现他们搞错了状况,中国还没开展橄榄球运动,但足球已经发展得红红火火了。经过情况了解和协商,澳足总决定依然邀请中国足球队访澳,费用由澳方承担。

7月18日,国足在米勒陪同下乘坐日本“吉野丸”海轮由香港出发。8月4日,经过18天的海上旅程,国足抵澳。这支国足中单是前锋就有7人,可见竞争之激烈。

在澳洲进行的全部24场比赛中,李惠堂全部首发,个人独进30球,几乎占了全队总进球数的一半。8月18日,他对澳大利亚国家队上半场比赛的进球,令他成为国足史上A级赛进球最年轻的球员。

四战澳大利亚国家队,李惠堂就打进4球。球迷们心里掂量得出来,这种进球能力就是搁现在,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,至今也还没有其他中国球员能做得得到。当时澳洲报纸纷纷称赞他是国足表现最出色的球员,而他还受到当地少女的追求。

傅海澜传

董煜



45.回忆录终于完成

司徒雷登曾经为燕京大学筹款上千万美元,但自己却口袋空空。3年驻华大使也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积蓄,据说他离开中国时,银行储蓄加起来只有一千来块钱。回美国时一个大皮箱就装完了全部家当。

开始两年司徒雷登当着大使,每月有一千多美元,生活还算过得去,辞职以后没了薪水,经济上就没了来源,由于司徒长期在海外工作,除了短短几年的大使生涯外,并未为美国服务,因而无法领到养老金,后来多亏一名燕大学生找到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“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”,他们才答应每月给司徒雷登六百多美元的生活费。

因为要照顾司徒雷登,傅泾波很多年都没有工作,所以全家人只能靠司徒雷登的生活费和傅泾波的一点积蓄,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

为了省钱,傅泾波很长时间都不买一双新皮鞋,冬天为了节约取暖费,暖气开得不足,室温很低,司徒雷登在家也只能穿上厚厚的丝绵睡袍,以抵御寒意。为了省钱,刘倬汉不仅学会了做饭,还学会了整理屋子、修剪草坪。有一次海澜发现母亲居然自己在给门框、窗框上漆,一问才知,母亲为了让房子看上去漂亮一点,特地向油漆匠请教之后自己买来油漆学着上漆。把门框窗框都涂上一遍后,刘倬汉开心地看着自己的“作品”说,“这多好看,看上去这房子显得多精神啊!”

司徒雷登有个儿子叫杰克,出生在杭州,因很小母亲就去世了,杰克是跟着美国亲戚长大的。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小城市当牧师,收入菲薄,没有能力照顾父亲,但还是会经常来华盛顿探望父亲,然后住上两个星期。杰克和傅家人也相处得很好,傅泾波的几个孩子都叫他杰克叔叔。

约翰·海斯去了朝鲜,呆了一年就回来了。不久,海澜的二女儿出世,孩子多了,怕吵

着太爷爷,海澜一家就搬了出去,在离母亲家不远租了套房子,每逢海斯休息,都会开车带海澜和孩子们回娘家,让孩子们享受中国式的亲情。

在美国有很多燕大校友,他们并没忘记老校长,经常会前往傅家探访,一次,司徒雷登对燕大校友徐英说,“琼(徐英的英文名),我通过泾波得以生活下去来完成我未完之事”。大使已经卸职了,司徒雷登还会有什么未完之事呢?

这个未完之事,就是他的回忆录。其实,他的回忆录在被日本人囚禁时就已经开始撰写,并完成了大部分,可是担任了驻华大使之后,工作繁忙,费心劳神,撰写回忆录的事就暂时搁下了。卸任之后时间是有,但他却因为中风半身不遂而无法完成写作,于是,最后三章由他口述,让他的好友斯坦利·霍恩贝克代笔完成。那段时间,每天上午霍恩贝克都会去司徒雷登房间,关起房门一两个小时,然后离去,他们怎么谈的,谈些什么,无人知晓。

经过一段时间,司徒雷登的回忆录《在华五十年》终于完成了,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,因为司徒雷登曾说,“如果没有他(傅泾波)我就无法同人进行交往、谈话和通信”。原来,司徒中风之后说话别人很难听懂,常常要傅泾波转述才能与外界沟通。那么,那些关起门来没有傅泾波在场的“口述”,又有多少是司徒雷登真实思想的表达呢?

那时,一些右翼政客周以德、诺兰和阿历山大·斯密斯等不断到病榻前,企图用他们的观点影响司徒雷登。很多年后傅泾波曾对燕大校友林孟熹说,“他们好像有组织似地,轮番前来。那时司徒体力十分衰弱,思想能力大不如前,话又说不清楚,根本无法和他们讨论,我又被拒之门外,所以书中有些观点实际上是周以德等通过霍恩贝克强加给司徒的。我曾极力反对那些错误的叙述,但又怎斗得过他们人多势众?”

当年,傅泾波以及刘倬汉和儿子傅履仁所以被准许进入美国,完全是因为司徒雷登的缘故,是一种临时居留。有一次宋子文曾前来悄悄告知,有人鼓动美国政府取消傅泾波及其家人的临时居留。

老人相亲角

李俊伟



像样的房子也是娶不到娘子的。你住的是老公房,又是在下只角的下只角——共和老路,还不乘机赶快抛掉,置换上只角的商品房。即使现在的女朋友逃走了,只要上只角的商品房在手上,不怕网不到美人鱼。明天下午是否同女朋友去挂牌卖房,不仅决定你一时的婚姻命运,还决定你一世的婚姻命运。你们读书人就是前怕狼后怕虎,横不下心来。”

劳大弓被说动了心,准备行动了,席天红又送了一句话:“该出手时就出手,天下没有后悔药可买。”

劳大弓出手了,下午就准时间贺芳会面,去大西洋房产中介公司挂牌出售,挂牌价210万元。第二天房产中介公司的小王来了电话,说已有了下家要看房。

下家是中年汉子,名叫钱训,瘦刮刮的,脸无三三两肉,一看就知道是个难缠的人。他对房子是满意的。劳大弓把贺芳叫来洽谈了。钱训一上来就砍价,还价190万元。他明白大量抛盘已出现了,可以狠狠咬上一口了。

劳大弓心中在骂“奸商”“奸商”,嘴上却不知如何应答。

贺芳说:“钱先生你砍价太凶了,一刀砍掉20万。我们急于卖房,还不是要逃掉百分之二十的税,现在不仅没逃掉,还要赔上钱,谁肯亏老本啊?”钱训说:“你们不领世面,交易大厅里房子过户的人多的像蚂蚁,大家都要逃命,我的还价是客气的。你们今天不脱手,明天将被斩得更凶,不信,走着瞧吧!”说完转身要走了。

房产中介公司小王出来打圆场了,“谈生意,谈生意,是谈出来的,再谈谈吧。”劳大弓担心大量抛盘出来房价会大跌,他不想今天的买卖流产了。贺芳明白钱训是正宗的生意人,不是真正的刚需客,他是头戴三尺帽,喊出高价,准备被你砍一刀,砍了后仍然是赚钱的。贺芳说:“挂牌价210万是实价,不是虚价,按照现在的行情,降价都在3万到5万之间,我们取上限,降价5万,205万脱手。”